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三

康熙五十四年九月戊戌

賞賚右衛官兵。

上諭兵部曰遣司官一員齎羊袍狐帽各一千六百件馳驛送往右衛將軍費揚古軍前給右衛兵丁之少冬衣者恐有不足並攜銀二千兩於喀爾喀扎薩克處購買酌量賞給

國家圖書館藏

庚子。

以厄魯特貝勒額駙阿寶爲席柱等叅贊。

議政大臣等奏言。厄魯特貝勒額駙阿寶。前奉

旨爲將軍費揚古散秩大臣祁里德叅贊。今阿寶等兵既令歸將軍席柱等軍伍。應令阿寶爲席柱等叅贊。奏入。

上從之。

已酉。

烏梁海歸順。

和托輝特公博貝疏報。所招撫烏梁海悉歸順。

大學士等奏曰。四年前烏梁海頭目和羅爾邁。爲我哨兵擒獲。

皇上宥之不殺。且重賞遣還。以此感恩。早欲來歸。特以攜持妻子不便。恐爲厄魯特所追。遲遲至今耳。

頃聞策妄阿喇布坦兵犯哈密即先遣其子胡洛虎納等來輸誠適博貝軍至烏梁海舉部歸順此皆由

皇上之恩淪肌浹髓故不發一矢而遠人向化如此

上曰前吳三桂遣猓猓數萬到平涼助王輔臣與我軍對敵後來歸順諸大臣皆欲殺之朕謂何以殺爲歸順即良民矣悉加恩宥發回原籍後進四川至保寧賊又欲率伊等與我軍對敵猓猓頭目陸道清云我等雖無知識前蒙聖主不殺之恩豈忍對敵即登山去平賊之後伊等方下山引導我軍極其効力再攻取尼布楚雅克薩城之時俄羅斯數千人諸大臣亦欲盡殺之朕從寬遣回西洋國聞之皆云攻其城而遣回其人亘古未有今烏梁海歸順固自然之理也

辛酉

賞賚厄魯特降人。特穆爾伯克默特等歸旗編伍。

議政大臣等議覆西安將軍席柱。吏部尚書富寧安疏報策妄阿喇布坦屬下特穆爾伯克默特等首先輸誠應賞賚袍帽等物編置八旗蒙古佐領下爲兵給與糧餉產業妻室奏入。

報可。

命將軍席柱。尚書富寧安。駐軍巴里坤。

西安將軍席柱。吏部尚書富寧安疏言臣等於六月二十九日。自甘州率兵啟行。八月十八日。至巴里坤。閱視形勢。除總兵官路振聲。已於烏爾圖等處設立哨探外。凡烏圖布拉克庫爾默圖廋集等處。悉增設哨探。再巴里坤東西並大谷。地勢寬衍。水草亦佳。已令現到之兵。自巴里坤連比立營。設置斥堠。俟兵悉到時。於巴里坤

東一百里奎素地方遍置營壘議政大臣等議曰席柱等所奏毋庸另議外查前哈密伯克額敏曾報言策妄阿喇布坦欲於秋時復來哈密現今厄魯特降人特穆爾等亦言策妄阿喇布坦傳令治辦器械預備行糧禁所部不得私騎騸馬有問者但云向哈薩克出兵今大兵已於巴里坤一路阿爾台一路整備正欲策妄阿喇布坦來耳但哨探之地尤屬緊要應令將軍席柱等嚴加防範不時巡查奏入

上從之

十二月丙寅

命撤噶斯口官兵分駐肅甘二州

吏部尚書富寧安疏言今撤噶斯一路兵回肅州養馬肅州地狹不足容兵二千且須從他處

運草豆甚煩費甘州所在寬敞民房櫛比倉中
有舊貯麥豆且於附近買送草束亦便今令西
安滿洲兵一千駐劄肅州綠旗兵一千駐劄甘
州各令嚴謹約束勿致擾民議政大臣等議覆
應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尋復
諭尚書富寧安將軍席柱等曰朕意撤回噶斯口駐劄
之兵倘策妄阿喇布坦聞知發兵從噶斯路來襲我
兵之後亦未可定仍令新滿洲侍衛及厄魯特侍衛
等前往偵探富寧安覆奏言貝子阿喇卜珠爾及諾
顏綽爾濟等所居色爾騰等處達顏台吉屬下
之台吉等所居柴達木等處並通噶斯口之察
罕齊老圖地方請令新滿洲二等侍衛俄木巴
里厄魯特一等侍衛達克巴臧布等駐劄色爾

騰柴達木所在形勝處偵探奏入報

聞

壬午

命護軍統領晏布率兵駐西寧

侍衛阿齊圖疏言據青海貝勒塞卜騰扎爾來

言貝勒察罕丹津等以去年瑚畢勒罕事貝勒

阿喇卜坦鄂木布盆蘇克汪扎爾塞卜騰扎爾

台吉達顏蘇爾扎等遵

旨不與同心今察罕丹津等將與羅卜藏丹津等盟誓

先攻取五家然後送瑚畢勒罕往西地議政大

臣等議覆曰去年里塘新出瑚畢勒罕以來

皇上睿鑒洞徹若留此瑚畢勒罕在彼則青海諸台吉

兄弟必起爭端

特降勅旨遣侍衛阿齊圖等往移之今察罕丹津欲送

瑚畢勒罕往西地恐塞卜騰扎爾等尾擊其後。
遂謀先攻諸部事未可定應發西安滿洲兵一
千命大臣一人率往西寧并令總兵官王以謙
預撥標兵三千以待若察罕丹津果肆猖狂即
發兵征勦或塞卜騰扎爾等被攻來奔即收入
邊內安插再察罕丹津所居去松潘止四五日
程應令四川提督康泰松潘總兵官程正李預
備兵馬如有送瑚畢勒罕西往消息即從後追
勦奏入得
旨如議著護軍統領晏布前往。
甲申
命喀爾喀左翼車臣汗衆扎薩克協濟駝隻
散秩大臣祁里德疏言明年所運軍糧若用直
隸山西山東河南購買馬騾輓運道遠勞苦請

令喀爾喀左翼車臣汗衆扎薩克協濟駝隻輓運爲便議政大臣等議覆曰應如所請令車臣汗等旗分協濟駝六千隻於青草未出時度量自瑚坦和碩至扎卜堪中途有水草處屯劄預備現今尚書殷特布所買駝四千益令增買二千凡駝六千隻兩次可運米二萬石令自瑚坦和碩運至中途有水草處再以喀爾喀之駝六千隻作兩次運米赴軍其四省所購馬騾應就近撥八千匹於明年草生時送往甘肅交尚書富寧安爲兵丁騎載之用奏入

報可

五十五年春正月辛酉

初用車運

議政大臣等奏言尚書富寧安疏請用山西陝

西小車三千輛每輛用夫三人自嘉峪關至哈密安設十二臺每臺各分車二百五十輛令其陸續轉運應如所奏可令甘肅巡撫綽奇前往設臺奏入得

旨依議速行尋富寧安又奏巡撫綽奇安設臺站直抵哈密應用駱駝馱載所運米至巴里坤哈密至巴里坤雖近中有科舍圖嶺間之請自巴里坤至科舍圖嶺北口設三臺令駐巴里坤步兵牽駝運送自哈密至科舍圖嶺南口設三臺令駐哈密兵牽駝運送即令現今運米官員及發往効力官員等協同管理議政大臣等議覆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二月壬戌

簡撤在營官兵。

先是將軍席柱以兵丁米糧不能接濟具奏。尋尚書富寧安奏言。現在所運到米麥六千五百餘石。已於冬季給散各兵有餘。議政大臣等奏曰。席柱既以米糧不足行文富寧安速運濟軍。乃不俟富寧安回文。遽爾具奏。殊屬不合。俟軍務完日。應將席柱查議至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運送糧餉。安設臺站。牧養馬匹等項。俱係領兵將軍職任。今米糧不能運至。皆由水草不足之故。朕昔親統大兵。中路出征時。沿途必留有水草之處。以牧運米牲畜。爾等所親知者。身爲領兵將軍。此等事不能深曉。領兵直前。致沿途水草如火燒赤地。後隊兵馬及運米人役牲畜。有不致困乏者乎。朕曾屢諭衆大臣云。領兵將軍甚難。凡事不可不

周到。今歲停止進兵。候種地及一應事務。預備完畢。審察兩下軍情。再行定奪者。爲此故也。且去年駐防哈密二百名兵。戰敗策妄阿喇布坦時。衆大臣俱欲進兵。如果彼時卽行進兵。路途遙遠。米糧焉能接濟。現在駐劄食用米糧。尚不能接續。若彼時卽行進勦。不知作何景況矣。如喀爾喀一路。都統穆賽等所統之兵。俱係滿洲蒙古熟練之人。並無糧餉不足等事。

將軍席柱等所統之兵。尚未熟練。所以如此。倘運糧不至。所關甚大。行令將軍席柱提督師懿德等。酌留足用汛守調遣之兵。其庸懦不堪者。會議撤回。後席柱等遵

旨議撤西安滿洲兵二百。督標馬兵五百。固原將軍標及甘肅提標。肅州涼州寧夏各鎮標馬步兵四千三百。令所管官率之各回本營。其巴里坤駐

劄兵除種地五百人外共留滿洲綠旗兵七千五百奏入得

旨噶斯口撤回之滿洲兵丁一千名綠旗兵一千名現在肅州養馬俱已肥壯於青草盛時發往巴里坤再派綠旗兵三千名預備之處著行文富寧安令其速爲料理

乙丑

命副都統蘇爾德管理圖古里克都爾博勒金喀喇烏蘇等處屯田事

諭議政大臣等曰巴里坤科卜多烏蘭古木等處種地之事甚屬緊要若種地得收則諸事俱易著會議具奏尋議曰開墾田地現今公傅爾丹等率土默特人一千往烏蘭古木等處耕種所需牛種田器應令都統穆賽等支帑購買發往軍前贖罪人等

有願耕種者許其耕種俟收成後以米數奏

聞議敘又前者尚書富寧安奏言哈密所屬布魯爾圖古里克接壤之處並巴里坤都爾博勒金喀喇烏蘇及西吉木達里圖布隆吉爾附近之上浦下浦等處俱可耕種應各令人耕種給與口糧牛種再兵丁有願耕種者亦令耕種俟收成後以米數奏

聞議敘尚書富寧安現駐劄肅州凡肅州附近之西吉木達里圖布隆吉爾等處可令富寧安酌量耕種圖古里克都爾博勒金喀喇烏蘇等處耕種之事令大臣一人管理奏入得

旨依議著副都統蘇爾德前往管理是冬蘇爾德奏言都爾博勒金圖古里克喀喇烏蘇所種地並收穫議政大臣等議令蘇爾德預備牲畜器械籽

種。爲明年計。奏入。

報可。

三月辛丑。

命使再諭策妄阿喇布坦。罷將軍席柱。以晏布代之。路振聲爲參贊。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差往策妄阿喇布坦處之克什圖保住。並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使。楚揚託音及策妄阿喇布坦。差至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處之使人。潘提忠內等來京。朕詢問策妄阿喇布坦情形。皆已悉知。策妄阿喇布坦乃巨猾奸詭之人。甚屬無恥。以朕之使臣非係使臣。旨意非係諭旨。是部文等語。今爾諸大臣等向克什圖保住等詳詢策妄阿喇布坦情形。將克什圖保住及楚揚託音潘提忠內等一同遣往。其作何遣往之處。爾等會同副都統以上。並九

卿大臣各陳所見詳議再傳諭漢大臣等從前但以兵糧牲畜路遠難到爲念今祁里德處糧米現剩有二千餘石而西路之米亦皆陸續運到兩處之米委屬充裕無庸計慮朕從前中路出兵時曾於沿途按站留米令煮粥以養贍營中困乏之步行跟役并貿易人等大有裨益今兩路進兵之站亦應照此行將軍席柱胸中毫無主見一應軍務糧餉俱將軍之責伊云我但統領兵丁運米之事與我無涉糧到我即行等語可見席柱無將軍之才此處亦著確議再總兵官路振聲一聞侵犯哈密即領兵往救且聞伊愛養標下兵丁甚屬出力路振聲著授爲參贊據策妄阿喇布坦奏懇遣使一賢能大員等語克什圖保住出使策妄阿喇布坦處所已經數次今加伊等大銜前去即係大員矣再凡爲使臣者果能一體同心於

事方克有濟若內有不睦互相掣肘彼此言語矛盾一有差失則無益於事伊等有不合處即當明言爲是再派出在京一人偕克什圖保住前去此處亦著會議書諭旨時令克什圖保住等面看繕寫伊等俱以爲宜其再明示諸大臣我兩路兵馬牲畜糧米一應俱已齊備兩處軍中業已種地收穫可期此番使臣到策妄阿喇布坦處得其確實情形即將大兵逐漸進至伊地告以會請遣往並非進勦之兵亦無不可也尋議政大臣等遵

旨議曰策妄阿喇布坦實巨猾奸詭之人今仍遣使前往頒示

諭旨彼若怙惡不悛現今阿爾台巴里坤兩路大兵已集應於明年草發時進勦克什圖保住及同往之原任郎中奔璽應加品級候

旨酌定再策妄阿喇布坦行文與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應令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給與回文仍令楚揚託音攜往現今兩路軍前糧米充裕應行文都統圖思海尚書富寧安等從容輸運前中路出兵時因奉

上諭沿途按站留米於步行跟役及貿易人等大有裨益今亦應令每站留米交與驛站官員令其煮粥養贍席柱無將軍之才應遣大臣一人往代總兵官路振聲愛養標下官兵効力行間應授爲叅贊奏入得

旨依議著護軍統領晏布前往代將軍席柱是月侍衛滿泰疏劾席柱缺少甲仗倒斃馬匹副都統吳坤年老疲憊議政大臣等議曰席柱應革去將軍調取來京嚴行察議吳坤亦應撤回更遣總

兵官管理奏入得
旨著總兵官張弘印馳驛前往代副都統吳坤餘如議
癸丑
命土爾扈特貝子阿喇卜珠爾率兵防守噶斯口
阿喇卜珠爾奏請軍前効力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阿喇卜珠爾所居之處與噶斯口甚近伊既奏請往軍前効力著帶領伊屬下兵丁五百名於青草發時前往噶斯口防守設有策妄阿喇布坦往來之人令其擒送并行令青海台吉達顏貝勒盆蘇克汪扎爾亦派兵百名協同防守
戊午
命貴州巡撫劉藻樞赴軍前
劉藻樞題請緩圖北征
上命九卿等集議至是議覆曰劉藻樞本不知兵且遠

在天未悉邊界情形妄行陳請應交與該部議處奏入得

旨策妄阿喇布坦無知蠢動侵擾我哈密應發大兵即行殄滅但朕好生爲念不忍驟加勦除因備兵邊地遣使宣諭俟其悔罪自新爲中外生靈計其萬全措置之際必籌其前後慮及久遠防微杜漸始合機宜

自策妄阿喇布坦侵擾哈密以來朕從容與大小臣工公同商酌辦理軍務並未嘗有逞一已之怒形諸聲色及統兵親勦之處劉蔭樞聽信訛傳邸抄妄行具奏以爲分清邊界便可畢事如策妄阿喇布坦乘間竊發邊民能保不受害乎劉蔭樞尚未衰邁著乘驛前赴軍前盡心周閱矢公詳議具奏

閏三月壬戌

罷鑾儀使董大成

先是大成疏言臣至噶斯口巡視絕無來往人迹噶斯地勢三面雪山中有一線水草並蘆葦其大路在得卜特爾西南走藏東南走青海西寧大通河半月即到永固城西北走柴達木吐魯番等處乃策妄阿喇布坦出入咽喉要路又據營總吳通保等各報兵糧兩月已完運米官又不能悉運至彼是以臣於九月十一日移駐

得卜特爾奏入得

旨董大成已有旨著回肅州到後著勒限馳驛來京其

官兵交尚書富寧安統轄至是兵部題稱前阿南達

奏言自邊界至噶斯口一千七百里今鑾儀使

董大成奏言自嘉峪關至噶斯口三千餘里董

大成誤信協領吳通保導引不由阿南達所由

之路繞道紆行以致兵丁勞苦馬匹損傷請罷

董大成鑾儀使奏入。

上從之。

癸亥。

命湖廣總督額倫特署理西安將軍事務。并協同川陝總督辦理軍餉。

己卯。

命使諭青海二翼台吉。

侍衛阿齊圖疏言。青海台吉等。初言送瑚畢勒罕往紅山寺。繼又請送往宗喀巴寺。始終推諉。不令起程。自奉

旨令護軍統領晏布統兵駐劄西寧。四川提督康泰松潘總兵官程正李等。整兵預備。復屢諭青海台吉等。若等始懼。於三月十五日。送瑚畢勒罕至宗喀巴寺。但青海二翼台吉。今雖和睦。恐不能

久請令羅卜藏丹津察罕丹津達顏管理右翼事務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阿喇卜坦鄂木布管理左翼事務再遣大臣同郎中長受主事巴特瑪至青海會盟令其永遠和睦議政大臣議覆如所請得

旨依議著公策旺諾爾布侍衛布達理前往翼日又

諭議政大臣等曰前令西寧駐劄之晏布往噶斯口防守今派晏布令代將軍席柱可將西寧駐劄之西安滿洲兵選五百名令侍衛阿齊圖護軍參領欽第由統往噶斯口形勝之地防守現在瑚畢勒罕之事俱已就緒其四川松潘等處預備兵丁著撤回

庚辰

尚書富寧安奏撥巴里坤綠旗預備官兵

富寧安疏言巴里坤官兵庸懦不堪者已撤回

五千人遵
旨噶斯口撤回之滿洲綠旗兵二千已於四月內發往
巴里坤外其預備綠旗兵三千請撥西寧鎮標
馬兵一千火器營步兵五百涼州鎮標馬兵七
百火器營步兵三百甘肅提標馬兵三百火器
營步兵二百令副將等官預備調遣其應給馬
請以甘肅等處營馬給之議政大臣等議覆如
所請得
旨西寧地方關係甚要現將西寧之兵派出五百名同
阿齊圖前往則西寧兵丁不必再派著仍於固原寧
夏兵丁內選擇派出餘如議
夏四月戊戌
命兩路軍前各嚴防範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兩路兵駐劄已久軍中哨探之事

甚屬緊要倘有疎忽致策妄阿喇布坦之人在邊境私自往來則大有關係其嚴加防範之處著速議具奏尋議曰各防守處選幹練官校不時巡查若策妄阿喇布坦之人有歸順前來者作速解送來京其私往來者即行拘執奏入

上從之

五月丁卯

賞賚巴里坤留駐官兵

四川陝西總督鄂海疏言巴里坤留駐官兵營帳衣帽等物多已敝壞請於西安布政司所貯軍需庫銀借三月兵餉製辦每月於給賞時扣償兵部議覆應如所請得

旨著動正項錢糧製造速行運給不必扣除抵還

六月壬子

設倉於布隆吉爾。

尚書富寧安疏言。布隆吉爾等處所種田禾。俱可豐收。應造倉廒。及收貯農器房屋。請遣官預爲修理。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秋七月辛未。

命侍衛阿齊圖駐兵察罕烏蘇。

阿齊圖疏言。臣於六月初六日。到察罕烏蘇地方。據台吉達賴等言。察罕烏蘇地勢寬濶。水草亦佳。宜於駐兵策妄阿喇布坦。使人到青海路必由此。若往西藏。必由察罕托輝。此兩路設兵防守。則噶斯口以內。不能飛越矣。再自噶斯口過達卜遜戈壁有地名噶順。可進塞爾騰地方。此處亦當設兵。臣遣人往視噶斯口。果無可以

駐兵之處。今將分兵爲四營駐劄察罕烏蘇。令護軍叅領欽第由等領兵駐劄噶順。奏入報聞。

丁亥。

募民屯田於嘉峪關外。

尚書富寧安疏言臣遵旨於達里圖等處耕種田苗茂盛豐收可期。但軍需莫要於糧米。臣復細訪自嘉峪關至達里圖可耕之地尚多肅州之北口外金塔寺地方亦可耕種請於八月間臣親往遍行踏勘會同巡撫綽奇募民耕種外再令甘肅陝西文武大臣及地方官捐輸耕種無論官民有願以已力耕種者亦令前往耕種俟收穫之後人民漸集請設立衛所於邊疆大有裨益得

旨著議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尋議曰令富寧安會同督撫等同往踏勘詳議具奏奏入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踏勘墾種地方及設立衛所之事令富寧安會同督撫踏勘之議不合富寧安係駐劄肅州管理軍務之人不宜派往著巡撫綽奇將可以墾種地方前往勘明會同富寧安確議具奏尋富寧安疏報巡撫綽奇勘閱肅州迤北可以開墾之處甚多度量河水所溉田金塔寺可種三百石自嘉峪關至西吉木可種一百三十石達里圖可種一千一百餘石方城子等處可種五百餘石臣查今歲西吉木達里圖布隆吉爾三處耕種共收糧一萬四千餘石明年諸處請動正帑遣官募民耕種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從之

八月壬辰

撥解軍前馬匹。

先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富寧安處。需用馬匹。可將八旗添設之馬。及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喂養之馬。酌量撥給。著議奏。至是議曰。四省之馬。前後已撥一萬四千八百匹。送尚書富寧安處。至八旗添設之馬。應停其撥送。奏入。

上從之。

九月辛巳。

命撥盛京吉林等處兵。赴軍。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盛京吉林二處。著揀選兵丁一千名。於伊等弟兄親戚內擇可用之人。每一名。派與跟役二名。於三月十八日前來京。給與馬匹器械。前赴祁甲德軍前。再延綏總兵官李耀。曾奏請軍前効力。

著伊帶領所屬兵丁五百名於青草發時亦前赴祁里德軍前

冬十月癸巳

蠲免山陝沿邊衛所額徵銀米

上諭戶部曰朕統一寰宇無分中外皆欲久安長治共樂昇平宵旰孜孜五十餘年未嘗頃刻去懷也策妄阿喇布坦前曾頻行請安遣使來往近忽狂悖侵擾哈密哈密已經編置佐領即與內地無異若不遣發師旅置之不問斷乎不可故特徵兵備邊一切飛芻輓粟悉支正項毫無累及閭閻然而行軍置驛及諸凡輓運皆由邊境今歲山陝二省雖年歲豐收喜登大有但邊民効力轉輸在所宜恤茲特大沛恩膏將山西屬前衛右衛大同懷仁馬邑朔州保德等州縣衛陝西屬府谷神木安塞綏德米脂安定吳堡保安

榆林保寧常樂雙山魚河歸德嚮水波羅懷遠威武清平山丹高臺古浪莊浪西寧肅鎮寧夏左屯中屯平羅中衛靈寧平凉固原鎮戎西安慶陽阜城甜水河州蘭州洮州等州縣衛所堡康熙五十六年額徵銀八萬六千一百兩零糧米豆穀三十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五石零草二百七十六萬五千九百束零通行蠲免并將從前積年逋欠亦悉與蠲除諭旨到日

該督撫即徧行張示使遐邇僻壤莫不周知仍嚴飭所司實心奉行以副朕加厚邊民至意其或陽奉陰違澤不下究該督撫提參從重治罪爾部即遵諭行

蠲免山陝綠旗官兵借帑

上諭兵部曰國家綏靖邊圉剪除賊寇必須士馬飽騰方克立奏膚功恤兵之道宜亟講也朕御極五十餘年無時不以愛養士卒爲念內而八旗禁旅外而各

省綠旗兵丁視同一體或代還私債或遣官犒賞或嚴禁尅減所以體恤之者惟恐不至近策妄阿喇布坦狂逞跳梁侵我哈密故特徵兵預備既以轉輸糗糧又復頒給馬駝籌畫倍周加惠尤渥而山陝綠旗兵丁首奉調遣遠途跋涉資用維艱因而預借公帑朕念從軍兵丁披堅執銳戮力戎行又責以還帑深可憫惻其綠旗兵丁所借帑金四萬八千八百餘兩咸與蠲除並嚴飭統轄將領實心奉行倘有仍行私扣者該督撫據實指參從重治罪以仰副朕軫恤邊兵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甲辰

宥劉蔭樞罪仍回貴州巡撫任

先是蔭樞至軍前疏言臣遵

旨親赴巴里坤軍前閱視滿漢官兵共立二十三營週

圍二百餘里軍勢雄壯首尾相應但巴里坤地方居雪山之後聞入冬大雪動深數尺倘道路壅阻糧何以運草皆覆壓馬駝何以牧放臣不勝憂懼謹密奏

聞奏入

上諭大學士等曰軍機事務關係重大一言可以鼓勵士氣一言可以退縮人心本朝自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迄今百有餘年所向成功事事上應

天心以正討逆巡撫劉蔭樞乃讀書之人年已八十非屬無知初以朕爲不能恐怒及至軍前無可奏對又稱嗣後雪至三四尺糧何以運駝馬何食於此愈知其無能矣外藩蒙古共有百餘扎薩克人無一分糧

餉馬無一束草乾自古及今極寒之地何以各安生業觀其一經雪後驚惶失措忘其身爲巡撫管轄文武之責如敵稍强必至效曹申吉羅森方光琛輩所爲也朕三統大兵曾當嚴寒盛暑久行沙漠不毛之水之地於軍機事務以至調養駝馬無不熟悉然後知古人論兵不得其道多無成功每至敗事深爲太息朕中路統兵至商都博洛和屯於三月十六等日遇雨雪風霰自京師運米山口馬匹肥者倒斃反多兵丁馬匹不甚傷損蒙古馬匹如常於此愈知古人乘春以圖蒙古之失策也朕近訓兵校獵至烏里雅蘇台八月十六日嶺巔雪深尺許至行營中惟深七寸駐蹕二日雪已全消此去京師七百里即如此矣設劉蔭樞見黑龍江東海北海等處氷結八尺之處必至奏請毀城郭棄地方盡行移徙矣古人云雪盈

尺表瑞過尺成災劉蔭樞今奏稱巴里坤地方雪深三四尺或係伊親見或係何人告伊之處並未聲明仍著劉蔭樞前去雪深三四尺果屬親見著據實奏聞倘聽信他人妄誕恐嚇之語亦著據實奏聞蔭樞

疏覆言臣妄奏軍前雪深奉

旨令臣親往閱視但臣年老患病不能親往謹在甘州

候

旨奏入得

旨劉蔭樞前奉旨親赴軍前並未周閱營壘即稱患病不候諭旨回至甘州且云入冬後雪深數尺恐懼奏陳今令伊親閱彼處積雪情形具實陳奏又不遵旨往閱仍托病求回原籍若伊意欲乞休久當奏請乃未奉旨之前顧戀官職不請休致及至軍前稍經寒雪即舉動失措違旨退縮奏請回籍理應從重治罪

但伊年老居官以來操守尚清覽伊奏摺情辭甚屬可憫諭吉到時著即回貴州辦事從寬免其議處。

丁未。

命護理西安將軍總督額倫特及尚書富寧安等各率兵分備要地。

侍衛阿齊圖疏報策妄阿喇布坦賊徒潛來馬廠偷盜馬匹官兵擊敗賊徒遁去。臣隨遣官兵會同駐劄噶順汛界之護軍參領欽第由追緝踪跡始知賊由山後過沙拉於欲來盜馬之時先執青海台吉羅卜藏丹濟卜而去奏入。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賦性狡詐知我兵在巴里坤阿爾台等處防守嚴密若探聽噶斯口兵勢單弱由噶斯口來犯侵擾青海亦未可定不可不預爲防備朕意派西安滿洲兵及督標兵二千名著

護理西安將軍印務總督額倫特帶往西寧預備如策妄阿喇布坦由噶斯口來犯著西寧預備之兵與青海左翼台吉等會合提督康泰帶領四川之兵與右翼台吉等會合兩路協守策妄阿喇布坦斷不敢來犯倘自嘉峪關外及布隆吉爾等處以彼微弱之卒驚我大兵之後亦未可定著行文富寧安令選兵一千名預爲防備朕意以爲策妄阿喇布坦知祁里德之兵今值冬季雨雪之時決不前進或由公博貝之後以微弱之卒潛來驚擾亦未可定著行文曉諭爾等速議具奏尋議曰欽遵

上諭各行預備外應行令西寧總兵官王以謙撥派西寧綠旗兵二千名預備王以謙非諳練軍務之人應令固原提督潘育龍將伊標下副將叅將等官員內有熟練軍旅者派出數員遣往西寧

聽尚書富寧安侍衛阿齊圖調遣至主事巴特瑪熟練青海之事令與提督康泰一同協理事務再西寧駐劄之郎中長受亦熟練青海之事令與總督額倫特會同商議不時偵探倘有調遣之處將貝勒盆蘇克汪扎爾等兵酌量調遣護軍參領欽第由已經進追賊徒若請接續之兵令阿齊圖等即調遣西寧預備之兵前進奏

入

上從之尋富寧安疏言遵

旨撥甘州提標及涼州肅州鎮標馬步兵共一千名令參將等官率往布隆吉爾防守並令沿途居住之貝勒貝子台吉等遣人不時偵探奏入報

聞

庚戌

命侍衛尤吉爾達等馳驛赴軍前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一等侍衛尤吉爾達狄納二等侍衛佛替藍翎發喀拉哈爾哈代著往富寧安處聽用二等侍衛諾里爾達色爾圖都墨策德爾格爾格色立三等侍衛額爾必赫西喇扣尼布齊爾罕藍翎南代查倫插著往阿齊圖處聽用俱令馳驛前往

乙卯

命散秩大臣阿喇衲赴軍前在參贊行走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散秩大臣阿喇衲著前往西路於八旗察哈爾兵丁內揀選人材壯健並從前隨過阿南達出兵舊人共四百名帶往巴里坤軍前著阿喇衲在參贊行走此次派出察哈爾官兵亦照從前蒙古官兵之例給賞

十二月丁亥

揀選八旗漢軍道府以下官往軍前。

吏部議覆尚書富寧安疏言兵餉錢糧事務甚繁現在官員不足辦理請揀賢能官員前來肅州以便調用應將陝西鄰近之河南山西湖北等處各揀選五員發往奏入得

旨將八旗漢軍丁憂候補道員以下知縣以上官員九卿揀選三十員發往富寧安處遇缺題請補授。

丙午。

命侍衛郎泰等傳諭尚書富寧安。

先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綜理軍務年久經歷甚多且曾親統大兵安定邊塞衆議欲於明歲進兵又慮路遠糧米難運其見不可謂非但大兵進勦策妄阿喇布坦勢不能當必致逃避明年著暫停進兵加意耕種。

將糧餉馬匹預備整齊後年再行進兵其盛京寧古塔兵丁照舊發往京城之兵著暫停止策妄阿喇布坦詞雖卑遜竟遣人盜我噶斯口兵丁之馬我兵豈可坐守著將空圭扎卜堪兵內揀選精騎由阿爾臺作三四路襲擊巴里坤兵內揀選精騎作兩路襲擊此襲擊之兵遇可擊之處即行襲擊可取則取應退則退相機而行襲擊後仍回駐兵處策妄阿喇布坦地方必然震動其餘黨或有變端以致逃亡亦未可定我兵如此一舉其道路地勢皆可悉知將此詢滿漢大臣若仍欲明歲進勦爾等將原議具奏尋議曰明年應暫停進勦令空圭扎卜堪之兵移近汛界駐劄加意耕種然我兵與其坐守不如兩路派兵襲擊至所派兵丁數目由何路襲擊及派領兵官員應令軍中大臣酌議奏

聞。奏入。

上從之。至是。

上諭侍衛郎泰等曰。爾等往諭尚書富寧安明歲暫停進兵之故。朕親加籌度。復命議政大臣等詳議。已降旨於兩路出征大臣矣。遣兵襲擊之處。爾等與富寧安彼處大臣及公傅爾丹。并厄魯特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等。會同詳議具奏。至厄魯特等。甚屬狡詐。指稱投誠。或潛來侵犯。亦未可定。此處應加意防範。如果實心率衆來投。將彼爲首之人。解送來京。其餘令在克爾倫河地方遊牧。交與左翼喀爾喀扎薩克等。酌量安插。所遣襲擊兵丁。將擒獲賊犯釋放一二人。告彼云。汝輩盜竊中國馬匹。所以邊上駐劄之兵。並未候旨。即行追勦前進。今朝廷深憫汝輩。降旨不許肆行殺戮。因此各回汛界。再傳諭公博貝。此處正伊

効力之所。著益加勤慎。厄魯特喀爾喀公內。亦有身材壯健者。著將和托輝特等處兵派出。一同前往襲擊。如此則策妄阿喇布坦情形。自然顯露矣。然軍機事務。臨期酌量。難以預揣。惟在領兵大臣善爲籌度耳。爾等會同定議後。速行奏聞。

命散秩大臣阿喇衲。與郎泰等傳諭祁里德。

先是祁里德疏言。巴里坤之兵。若前進。必易得吐魯番。乘勢即可攻取朱爾都斯地方。相應選兵一萬六千。分爲兩路。一由布拉罕河。一由額林哈畢爾噶前進。兵丁食用。駐劄與行走無異。必於明年進兵。始爲有益。及是

上并諭議政大臣等曰。祁里德奏請明年必宜進兵。意見亦是。在祁里德必有確見之處。或一應糧餉馬匹俱已齊備。有易於成功之機會。亦未可定。著阿喇衲

與郎泰保住同往祁里德處會同衆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等并軍中大臣一同詳議議定後阿喇衲等再往巴里坤軍前會同彼處大臣詳議倘明年進兵之處稍有遲疑即照朕從前諭旨將襲擊之處詳議具奏

乙卯

命封羅卜藏丹津等

上諭理藩院曰青海已故親王扎什巴圖爾台吉敦順以來一心向化伊子羅卜藏丹津人材亦優著封爲親王其台吉達顏係達賴巴圖爾之孫爲人誠實感朕深恩實心辦事甚屬勤勞著封爲貝勒台吉巴爾珠爾阿喇卜坦拉扎卜阿喇卜坦俱著封爲貝子台吉丹津著封爲輔國公察罕丹津之壻台吉阿喇卜坦格勒克著封爲一等台吉